

弃
塵
詩
集

黃俊著

弃
唐
詩
集

黃俊著

YILOU SHIJI

弈楼诗集

黄俊著

主管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申请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承印厂家:武汉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125

字数:450千字 印数:1—500

工本费:30.00元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1998]鄂省图内字第100号



黃俊（黃黃山）先生像

閱倭寇投降喜賦次前韻

三
蘇東坡集

虎伏龍降壓擁雲霞降歌多凱歌聞亞歐從此人心
定。成敗爭。憲天恩。分有福。龜噴前失馬。甲子庚辰年
金
碑漢退還
已明絕遠。開歸太平。相爭歡聲動。跋下驥鞍。我心

舊金山世界憲章草成放歌

君不見。者瞻危途觀中喟。然而歎天下。仰盪羈亂。聊不得
作大過。之行如知。而又不見。者瞻危途。齊名交鄰。富貴成野
盈。殺人倡言。燭天。而天下以大難。小稱。到。仁慈時。九州全禹。

黃俊（黃黃山）先生手書詩稿

翁趙先生臨晉山不到三十日却寄

破曉時分，天將亮了。黃浦江邊，寒風刺骨，天寒地凍。萬家都睡熟了，只有一个人，獨自走來。這人是大人，瘦削，高大，步履沉穩，一派威嚴。他就是上海的頭領，蔣介石。

黄俊（黄黄山）先生手迹

勝景全無想。那年當初被那大王打敗，逃到西山，尋着這處觀天邊，寄宿在那裏。那大王追逼，我底驕橫，不時上大殿相挑擣。吳將軍走進來，心為所動，竟入後宮，天地一何空虛渺茫！也真堪憐。

此詩作於九月杪，以酬辛矣友，集詩寫之。時居

續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一排左起：

黃俊（黃黃山） 李肖聃 蕭理衡 劉腴深 徐紹周 李洞庭

二排左起：

王漢農 曹籽谷 鄧瑾珊 王嘯蘇

三排左起：

鄭天健 鄭小从 楊遇夫 譚戒甫

前　　言

先父遗著《弈楼诗集》终于能付梓问世，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不仅是我们亲属的盛事，也是关心这部诗集的湖湘教育界、文化界、传统诗词界的盛事。早在抗日战争期间，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先生曾慨赠银元四百元给先父，作为部分出版资金。可是当时日寇铁骑纵横，生灵涂炭，湖湘乃至全国哀鸿遍野，那能谈得上出版著作。作者在颠沛流离中，资金耗尽。抗战胜利后，才歉然致函季范先生，说明原委，表示愧意。当时笔者佛同正在一所中学读书，这封信是佛同送呈季范先生的。季范先生读信后，不胜唏嘘，慨然说：『国家糜烂至此，高才博学之士，连生活都顾不上，那还能侈谈出书！』事隔半个世纪，我的印象犹深。这本诗集的出版，也可告慰季范先生于九泉了。

诗集遗稿是在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出版先父另一本遗著《弈人传》后，才发现已作为国家特种书稿珍藏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在湘亲属设法从省科研院图书馆中将原稿复制成册。这样我们才能读到全部书稿。

除《弈人传》外，书稿中尚有《弈楼诗稿》、《弈楼文集》、《居楼随笔》、《诗学通论》（在湖南大学编写的教材，石印出版）以及讲课用的手写教案等。我们知道《弈楼诗稿》是作者极为重视的一部著作，他毕生吟诗不辍，感情志趣，尽在诗中，共二十卷，补遗两卷。曾由我们的堂姐夫曾茂之先生据诗稿恭楷誊抄第一至二十卷（补遗两卷未誊写），

并由先父过目改订。我们据此加以整理、编校和注释，先后历时四年，基本上按编年为系，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零年（早期作品未留存），分为二十四卷，先期出版。全部诗集近一千题，约一千六百首古近体诗。

先父讳俊，号弈楼，字黄山，以字行，生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二月二十七日（农历元月二十二），病逝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享年七十六岁。他出生于晚清末季，六岁丧父，家境贫寒，依靠作铁匠的父亲留下的一间小铁店维持生活。先祖母艰难困苦，送他读书。老师叶静初先生见他资质聪颖，于是精心指教，十六岁即中秀才。小铁店出了个少年秀才，一时传为乡里美谈。后又就读长沙著名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学业大进。一九零三年赴乡试，中癸卯科举人，以诗文学问、人品风格名重湖湘。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曾赠诗云：『域中破碎凭谁补？湖外文章赖子传。』教育家曹孟其在《弈人传·序》中写道：『黄山贫家特起，博学惊才，少掇科名，忽多悲愤。自求容众，则和之以诗；不肯骂人，则去而树木……孤芳至性，曙色零丁。后有千年，庶几于高士、古孝子传中求之，其第目之为弈人者，则黄山以此自晦，非其实也。』这些话都是知交之言。

一九零五年与刘笏云等一道，创办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任庶务长兼教习。这是湖南第一所高等师范院校。旋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置图书仪器，经黄兴、周震麟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鼎革后，曾一度出任湖南省都督府秘书长，

因与谭延闿意见不合，辞去秘书长职。袁世凯派汤乡铭入湘，大捕革命党人，先父被捕入狱，后经亲友营救出狱。之后，曾出任湖南省电报总局局长、榷运总局局长等职务。后又与友人共同经营矿业、茶叶、轮运等实业，均无所成就。一九二四年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赴广州，上海等地参与反对北洋军阀活动。后因孙先生不幸逝世，时局变化，列强侵凌，官场险恶，人事诡谲，尤因不满蒋介石独裁专权，遂绝意仕进，日以诗文自适，纹枰自乐。三十年代受湖大校长皮宗石之聘，任湖南大学文学教授，讲授《诗学通论》、《骈文通论》等课程。抗日战起，湖南学者云集，先父挚友、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遇夫先生出长湖大文学学院，遂日与杨树达、徐桢立、王啸苏等教授以及湖湘硕彦如郑家溉、李肖聃、萧仲祁、陈长簇、邓瑾珊、曹籽谷、曹孟其、王溉荃等诸先生诗酒过从，或议论时局，或忧伤黎庶、或吊古伤今、或品谈学术，湘江之滨，麓山之下，游屐所及，时有华章，这些作品在诗集中屡见。

卢沟桥战事起，日寇铁骑纵横，蹂躏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南京、武汉相继失陷，蒋介石远遁四川。这个时期，先父生活困顿，常有断炊之危，诗集中《乏米》等作品为纪实之作。时日寇正发动太平洋战争，欲打通南北通道，于是长衡成为了战略要冲，先后多次窜扰衡湘。先父以家口之累，扶老携幼，先后避居长沙东郊以及湘乡等地，投亲靠友，甚至以开设童蒙馆、卖文维持生计，流离颠沛，艰苦备尝，然禾黍之悲，家国之恨，拳拳爱国之心，未尝一日忘于怀。集中《避寇纪事》多篇足资见证。抗战胜利后，受聘为

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省志《教育志》撰述人，《湖南教育》月刊特约撰稿人。程潜主湘时，曾受聘为湖南省政府高等顾问。一九四九年与各界名流联合响应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文史馆前身）。

先父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和解放建国等历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关键性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各个阶级利益、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都登台亮相，黎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先父面对血与火的现实，忧愤于怀，以现实主义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严酷的社会图景。他的诗继承了屈原、杜甫的优秀传统，而更富有现实的时代感；有陶潜、苏轼的超然风致，而在澹泊中蕴涵着愤怒、酸辛，有辛弃疾、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更具有鲜明的鞭挞、揭露力量。他的诗中也不乏哀怨、缠绵、婉约的佳什，或论人生，或叙情谊，或发牢愁。他常称道的两句话是『养得一团春意识，撑起几根穷骨头』。在困苦的生活中，依然洋溢着乐观情绪。我们把这部诗集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审视，可以说，这是一部长篇史诗，从中看到一位饱学的爱国诗人从历史的坎坷轨道上闪放出的一串又一串耀眼的火花。是时代赋予他诗歌的魅力，是个人的丰富学识和人生阅历给他的诗歌以感人力量。今天，我们才认真、细致地读到他的全部诗卷，可以这么说，他是本世纪前期风云激荡的年代中，涌现出的一位擎着的爱国主义诗人。

他在三十年代所著的《诗学通论·源流五》中说道：『山川不毁，天籁自鸣。诗人自

不得绝种于天地，善恶贞淫，美刺自见，有如春秋之褒贬，千古公是公非之所在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诗与政通，随时而发。鵩之哀夜，雀之喜晴，风之鸣朝阳，孰谓人不如鸟乎？政乖民困不能禁诗人之哀音。读一代之诗，于以知一代之政。今之为政者，亦有采风恤民之意欤？」这段议论正是他的现实主义诗学观的深刻阐明，二十四卷诗集也正是他的诗学观的具体实践。

当读者知道诗人的生平和他所处的环境时，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诗歌特色了。

一、忠贞爱国，忧国忧民。这方面的名篇佳什俯拾即是。远在一九二四年他去广州。广州在当时是革命圣地，和北方军阀形成对峙的局面。在《广州杂感》（卷一）中，他慨叹『港澳户门失，美欧潮汐来。山川奇秀气，知有挺生才。』他以忧国之心，寄希望于『奇秀之气』，『挺生之才』，这在当时的广州是大有希望的。在凭吊林则徐的一首诗中写道：『侯官高一代，蛮粤尚讴歌。鸦片刑章厉，虎门遗迹多。百年留战耻，五口误戎和。饮鸩怜今日，伤怀只涕沱。』（同上）他以忧国之心，感时伤怀，痛斥卖国求荣之徒『饮鸩止渴』。但是，《山川成割据，南北久分离》（同上），在袁世凯这个『大盗窃神器，边隅争劫棋』，北洋军阀『国乱称民治，兵多拥位尊』（同上）的形势下，只有进行北伐，打倒枭雄祸首，才能国治民安。他凭吊黄花岗为革命捐躯的七十二烈士，以悲壮的情怀，高唱出『花开黄有种，血溅碧无痕』（同上）的警句，发出『馀根除未尽，飒飒动英魂』的呐喊，满怀激情地希望革命成功。

离开广州，他来到华中重镇武汉，依然是一片山河破碎的景象，『村里半墟供盗贼，山河大地遍腥膻』（卷一·《汉皋秋感》）。他痛苦地吟出『感秋杜甫来荆楚，矜色萧韶据武昌』（同上）的深沉诗句，辽望中原、北国，军阀混战，他指出『多少权奸不足论』、『自古元凶几善终？』回首南望，广州大有希望，唱出『乘槎曾泛海门涛，平治精英义理高。南粤霸图秦赵尉，西欧国约法卢骚。君纲建极能培碎，民意如潮岂屈挠。太息霍光终不学，群雄驾驭失笼牢。』这首诗讴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深刻表达了她的民主革命思想。他愿意战斗沙场，一扫凶顽，激厉地喊出『健儿乱世头颅贱，朔塞从来战斗遒』（均同上）的心声。

抗日战争期间，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升华到新的高度。他流浪江湖，志在邦国。一九三三年岁暮，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山海关，东北沦陷，平津动摇，蒋介石却在忙于打内战。诗人忧心如焚，在《岁暮杂感》（卷十三）的十首七律中，以悲壮的情怀、精当的典故、工整的对仗、深沉的内涵，鞭挞那些卖国求荣、贪生畏死的权贵们。我这里不妨引两首：『并吞狡敌早阴谋，风浪何堪一破舟。失地未闻诛马谡，降文能写有谯周。劫遗尘世三千界，割割燕云十六州。不信欧盟堪倚恃，纵横北美与西欧？』『河山破碎我何堪，举世伊谁抵掌谈？策士斗量多狗盜，将军橐满尚狼婪。火方焚栋燕巢舞，贼已升堂主梦酣。欲向国殇招毅魄，可怜短鬓雪毵毵。』四十年代初，日寇四次侵犯湘北，最后一次甚至扰窜到黔桂一带。诗人目睹国破

家亡的人间惨剧，以激厉、悲愤的如椽史笔，记下了日寇的滔天罪行，抒发了中国人民的痛苦与战斗的决心。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了武汉，长沙成为举世瞩目的重镇，敌人随时都有进攻的可能。诗人在《秋感》（卷十七）中写道：『虏骑已深入，吾亡与汝俱。健儿好身手，卫国掷头颅。豺虎噬宁久？英豪快起扶。卅年忧国泪，此夕欲全枯。』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借口『焦土抗战』，在深夜长沙全城百姓酣卧梦乡的情况下，一炷将全城焚烧成一片瓦砾堆。诗人愤笔指出：『墙阋纷争廿七年，眼看异族拥山川』，伤心地描绘出『巢焚万族恸颠连，无限生灵尽弃捐』的悲惨景象。（卷十七《闻省垣焚毁略尽，奋笔书此》）在另一首《书愤》（同上卷）中深刻抒发出了自己的心情：『湘岳千年气，颠狂一炷残。江山亡国恨，风雨敝庐寒。势欲生灵尽，挥嗟老泪干。有人峒獠里，犹自拥千官。』当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日军几次企图打通粤汉通道，湖湘人民饱经战祸之苦的时候，重庆的王朝显贵们不仍然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吗？

一九三九年，日酋冈村宁次挥师进攻湘北，长沙东北小镇麻林桥已陷落。诗人在《麻林桥感事》中写下了当时痛楚的心情：『麻林桥畔马蹄声，烽火相看卅里程。心与山河同破碎，泪同江汉倒流倾。兴亡自昔哀明宋，社稷何人共死生？独恸沙虫无量劫，男儿殉国不须惊。』（卷十八）这首从心底流出的诗章，真是字字皆血，每句都是和着泪水写成的。一九四一年秋，当十多名日寇闯进山林中借寓的『敝庐』的时候，诗人正在室中庄严地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新唐书·张巡传》，小儿女环坐书案边，当读到

『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时候，一时皆声泪俱下，『敝庐』内浩气凛然。这时敌人持枪入室，用枪刺逼迫老诗人交出咸盐，老诗人手无寸铁，以手抗拒。时幼儿佛同正在身旁，敌人用刺刀刺伤其额，至今眉角仍留有刀痕。敌人抢劫一些衣物后，呼啸而去。这些情况在《纪寇》（卷十九）五言长诗中有生动的记述。特别是日寇第四次犯湘，老诗人携家带小，颠沛流离，从湘潭沿涟水直趋避湘乡北部的崇山之中，生活艰难，以教授童蒙为业。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流浪日子里，他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或描绘沿途所见逃亡画面，或记述日寇的野蛮行径，或痛斥国民党败兵的掠夺行为，或痛悼身殉国难的至友，或叙患难之交的情谊。在《避寇纪事》（卷二十二）多篇五言诗中有着深刻的艺术描写。

老诗人的胸怀广阔、目光深远，他看到了身边的事件，同时也关心着世界的局势。一九三九年秋德国希特勒进兵波兰，发动大战，他指出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联手世界大战，《生灵不胜涂炭》，慨叹『沉溟欧亚连风雨，惨淡龙蛇起斗争』。他对儒家的『仁者无敌』学说提出了疑问，『谁言仁者真无敌？迂阔邹贤有所轻。』（卷十八·《闻欧洲起大战感赋》）。他虽年已老迈，犹思抗敌疆场，唱出『狂澜谁挽百川东？杀贼心犹少壮雄』（同上卷，《狂澜》）的壮语。罗斯福的逝世，他深为哀悼，唱出了『群魔丧胆颤将仆，万国同声哭尽哀』（第二十二卷·《美总统罗斯福挽辞》）的心声。法西斯头目希特勒的灭亡，大快人心，诗人发自内心欢呼：『此獠不除遗世患，穷兵自古应天亡。』（同上卷）

《闻德希特勒死》充分体现了老诗人反法西斯的愤怒情绪。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诗人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下了七言长诗《日本投降放歌》（卷二十二），他从历史叙述起，历数日寇的罪行，严正指出『兵犹火也不待戢，自焚人热真危途。作歌垂后告秉国，记取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倭酋投降书。』他热爱和平，在《旧金山世界《宪章》草成放歌》一诗中，寄托和平、平等的希望，高唱『千百年后国界泯，人民极乐球真圆。橄榄树下无宾主，无大无小平等联。』尽管宪章往后成为一纸空谈，但这首诗却表达了老诗人热爱和平的美好、善良的希望。

这里有段轶事可以道及，虽然涉及的不是诗歌，但也许能加深对诗人及其诗歌的理解。一九四六年，先父之嫂逝世于侄女淑罗家，先父携佛同及侄孙志礼前往奔丧，所居处有日本已投降的运输车队驻在此地，待命返日。日军中有一军官颇以棋术自负，闻先父善弈，一再央人请求对局。先一日，日人贸贸然来，貌谦恭而实骄傲。先父不动声色，气度从容，着子如钉，飘逸严谨，似不经意而法度极深，三战而三胜之。日本军官心里不服气，约次日再战。第二天，从朝至夕，又三战而三胜之。这时日本军官气馁，垂头丧气，于是通过翻译，赧然说道：『不知在中国荒乡僻野中，有如此高手。我们在战场上输了，今天我在棋坛上也输了，惭愧！』先父严肃地答道：『棋坛上的胜负，不足挂齿；但是，中日战争乃是大事。日本侵华，有如下棋。当初日本战犯悍然挑衅之始，即预计有今日战败的结局。堂堂华夏，能人志士千千万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国人民是不可辱，不可侮的。』日军官只有连声诺诺，鞠躬而退。当时佛同亦随往奔丧，开始，很不愿意先父与日本人对弈，因幼稚的心中对日寇充满着仇恨。先父告诫道：『棋桌也如战场。日人求弈，有如宣战。我年老不能杀敌疆场，为何不可以棋场上奋力战而胜之？以杀其嚣张戾气，而张国人之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父以七十高龄在棋坛上鏖战两昼夜，也是第一次见到侵华日本军官的熊样，至今印像很深。

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天读着这些诗篇，跟随着诗人的足迹，又仿佛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斗争年代，认识到当年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如入其境地体验到那场激烈风云。诗人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心中强忍着沉甸甸的国破家亡的重创，以他的学识和才华，挥洒着五彩的笔墨，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沉雄悲壮的史诗。正如司空图在《诗品》所云：『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抚剑，浩然弥哀。潇潇落叶，漏雨苍苔。』在二十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我们回顾走过的路程，再审视前面的道路，读一读这些诗篇，不是很有意义吗？

二、澹泊情怀，挚着情谊。诗人早年奔走生活，追随革命，想做一些利国利民利后世的事情；中年以后累经坎坷，渐入颓唐；晚年生活潦倒，归于澹泊。他不寂寞、不绝望、更不苟求，以诗文自娱，以书史自适，决不攀援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更没有忘记国弱民穷的现实，这在诗集中屡有反映。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曾有一首诉说艰难的诗《生计》（卷十三）：『放论多违世，遗情且闭关。祖宗邱墓傍，寤寐涧阿间。高揖时流